

是千年的夙愿，
还是蓄谋已久的接近？

寻妖记

①

紫眸牛尾狐





寻妖记

①

紫眸牛尾狐

梵花镜开·著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长春·

小小姐
Mimi Miss 出品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寻妖记. 1, 紫眸半尾狐 / 梵花镜开著. — 长春 :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2017. 9
(意林·小姐姐·萌灵小说系列)
ISBN 978-7-5585-1475-3

I. ①寻… II. ①梵… III. ①儿童小说—长篇小说—
中国—当代 IV. ①I287.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28039号

寻妖记①紫眸半尾狐

XUN YAO JI①ZI MOU BAN WEI HU

出版人	刘刚
总策划	阿朱
特约策划	师晓晖
责任编辑	吴强 王婷 孟健伊
图书统筹	筱唯
特约编辑	朱会
绘 图	花月婷然 鱼鱼未知君
书籍装帧	青空工作室
美术编辑	王春
选题调研	意林女生文学阅读研究中心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字 数	170千字
印 张	11
版 次	2017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出 版 地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行 市 地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 编：	130021

电 话 0431-85678573

定 价 22.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务部联系退换, 电话: 010-51908584

目
录

第一章	萤火灯	001
第二章	千年诺	019
第三章	半尾狐	039
第四章	霉夜枭	059
第五章	食梦貘	079
第六章	黄金蟾	097
第七章	九尾狐	113
第八章	毒鸣蛇	127
第九章	鬼丫头	143
番 外	金元历险记	157



第一章 萤火灯





【一】

当第三次经过眼前这个沉默的女人时，我终于忍不住道：“姐姐，出门倒垃圾能遇到你，接快递时能遇到你，这马上就天黑了，你干脆站这里盯着我家瞧了，是不是太过分了？”

粉色的蔷薇攀附着黑色的栅栏浓烈地绽放，常有人在我家院子外驻足欣赏，可眼前这个穿黑风衣的女人一直盯着的，却是我家的院子。

她似乎没料到我会和她说话，半天才如梦初醒般：“小妹妹，你家院子里，是不是有盏灯？”

我莫名其妙地打量着她：“当然啊，谁家院子里没有灯？”

这时候厨房里传来奶奶的喊声：“雨浓——快别急着收拾仓库了，吃晚饭了！有你最爱的银耳甜汤！”

“好嘞——”

夕阳西下，不知不觉竟然已经忙到了傍晚，我将手里的杂物放下，脱掉沾满灰尘的外套和手套，然后开门进屋：“奶奶，外面有个女人，总是往咱家里看，大夏天的，还裹着个黑风衣，会不会是神经病啊？”

“神经病？”奶奶一边给我盛银耳汤一边神采奕奕道，“我年轻的时候啊，遇到过一个神经病，他啊……哈哈哈……笑死我了，你怎么不笑？你爷爷要是还活着，保证比我讲得更精彩……”

我听奶奶又开始讲几十年前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叹了口气，无奈地往根本忘了加冰糖的甜汤里加糖：“前院的仓库，估摸着明天就能收拾出来了。”

奶奶立即停住笑声，神秘兮兮地凑到我眼前：“雨浓，发现什么宝贝了没有？你爷爷的宝贝都在那里呢！”

对于老年性痴呆时常发作的奶奶，她那些稀奇古怪的话语我早已习以为常，我索性顺着她道：“宝贝多着呢，今天收拾给回收站的那些，卖了差不多两百块钱呢。”然后我胡乱扒拉两口饭就扔了筷子出了门：“听说今晚有雨，我去把东西整一整，免得湿了卖不出去。”

“哎哎哎，雨浓，你怎么就吃这么点儿……”

奶奶还在屋里唠叨着什么，我走到后院看到那个女人竟然还在院外张望，不禁皱了皱眉，她却抢先一步问道：“小妹妹，能把你院子里的灯卖给我吗？那盏灯对我很重要！”

我回头看了看伫立在院子中央，大约两米的立式高灯，再上下打量了一眼栅栏外的女人，摇了摇头，基本可以确定她是个疯子了……正常人谁会想要买一盏根本不能用的破灯？

虽然隔着栅栏，但被一个可能不正常的女人盯着，我还是有点儿怕，所以只把仓库草草地收拾了一下，就锁上门，一溜烟儿钻回了屋里，刚进门脱了脏兮兮的外套就听见“轰隆”一声，天空划过闪电。

“糟了！要下雨了！”奶奶从屋子里奔出来，“院子里还晒着衣服，看我这记性。”

“哎哎哎，奶奶，您这老胳膊老腿的，还是我去！”

我将奶奶拦住，趁着雨还没彻底下来，急忙蹿到院子里将衣服收好，回屋的时候跑得急了，上台阶时一个没注意，被什么绊了一下，我低头一看，脚下滚过一盏破旧的煤油灯……

窗外风雨大作，我坐在二楼的房间里看着眼前的破旧油灯，感觉有些发蒙——难道那个女人所说的灯，其实是指这个？

不怪我想不起来，毕竟是差点儿被卖掉的垃圾……

暑假前夕，我疯狂地热爱上了吉他，但即使是一把品质一般的吉他也需要500块钱，这让我十分犯难。

我和奶奶虽住着独门独院的气派小楼，但给我们一老一小提供经济来源的父母大人却常年在外工作，经常是神龙见首不见尾，虽然隔三岔五也会寄来生活费，但是谁晓得下次寄钱是一个月后还是半年后，去年就因为我跟风给自己开了个生日派对，导致奶奶她老人家跟我吃了一个月的馒头咸菜……

好吧，血泪的教训在前，无论如何，不能随便动生活费……所以我便将主意打到了前院仓库里的那堆破烂上……



这个小院是爷爷留下的，据说是他当年做生意赚钱后建的，因为爷爷走南闯北见过不少世面，这小院自然也设计得很有品位，院子里不但种了满园的花草，还专门盖了一个用来盛放杂物的小仓库。

只剩下一个轱辘的老式自行车、发不出声音的八音盒以及根本看不出原本模样的海报……

无论仓库里这些“宝贝”当年如何时髦，现在都是一堆废品，我花了半天的时间，终于将它们整理个七七八八，而这盏被灰尘糊得差点儿看不出样子的小油灯就挤在仓库的一个角落里。回收站过来拿东西的时候，那个满脸精明的大叔挑挑拣拣，嫌压秤把这盏小油灯给扔了出来，我当时被那两百块钱冲得头脑发晕，随手将它仍在了台阶旁的草地上。

我想起傍晚站在栅栏外的女人一脸焦急的样子，心中疑惑起来——她要这个干什么？

夏天的雷阵雨来得快，去得也快，蔷薇带着雨水的味道沁人心脾，草丛里飞起几只萤火虫，黄色的花猫飞蹿而过，惹得院门口的大黑汪汪乱叫，我提着油灯站在栅栏前，看到马路上车光闪闪，那女人却已经没了踪影……

看来是我想太多，当时我这么想，可第二天接近傍晚的时候，我却再次看到了那个女人。

“你是不是要这个？”我从屋里拎出小油灯问她。

那女人见我走近，似乎有些怕我，不禁退后两步，但看到我手里的小油灯后表情立即惊喜起来：“您愿意给我？”

我挑眉看她：“给我三百块钱换？”

她愣了一下，立即点点头，开始掏钱包：“三……三百，当……当然。”

我看她不但不还价，还兴奋得语无伦次，不禁质疑起来，于是清了清嗓子：“等等，这灯在前院，你怎么看到的？”

她拿着钱的手已经伸进栅栏，听我这么说，她愣了片刻，终于明白了我的意思，焦急道：“我不是骗子，我是因为闻到这盏灯的味道才来的。”

我更加怀疑了：“姐姐，别以为我是初中生就好骗，小心我报警。”

她的眼神晃了一下，突然暗淡下来：“你何必为难我这样一只弱小的耀夜精灵，这小油灯于普通人来说，不过是破烂，于我，却是追寻了千年的東西……”

【二】

也许是因为我刀子嘴豆腐心的优秀品格发作了，即使这个女人满嘴胡话，在我看到她悲戚的神情后，还是选择暂时原谅了她，甚至打开小门，允许她在葡萄架下的石凳子上喝杯水清醒一下。

她对我道了谢，见我爱搭不理，于是道：“我姓萤，是耀夜族人，你若是不信我，我便跟你说说我和那油灯的关系……”

我见天色还早，萤小姐的水并没有喝完，于是耐着性子道：“好吧，你说吧。”

萤火，又名耀夜。

很久很久以前，萤小姐是只生活在小河边的萤火虫。

大约是居住的地方山清水秀充满灵气的缘故，和多数只有五天寿命的萤火虫不同，萤小姐和族人们在这里生活了很多年。

夏天，当圆月当空，她会和小伙伴们在高高的草丛中嬉戏打闹；秋冬之际，她则静静蛰伏，潜心休养，生活可谓无忧无虑，但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永恒不变，即使与世无争，平静的日子也终究会被打破。

某一天，少有人来的小河边突然闯入一个不速之客，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拿着一个捕虫网到处挥舞，萤小姐还没反应过来，就感觉眼前一黑，天翻地覆。

瞬间，地上跑的，天上飞的，无不仓皇逃命，芦苇丛更是被搞得乱七八糟，但是它们很快就发现，小男孩的目标十分明确——他只要萤火虫。

因为平时并无危机意识，所以耀夜一族几乎遭到了灭顶之灾，萤小姐和其他族人一同挤在一个白色的绢囊之中，吓得抱头痛哭。



一夜惊慌，本以为生命即将终结，小男孩却在第二天早晨将他们放走，萤小姐稀里糊涂地被放了出来，直到闻到小河边泥土熟悉的清香味，才知道自己不是在做梦。

可第二天晚上，小男孩再次来到河边捕捉萤火虫，不过这次萤小姐有了防备，悄悄躲在草丛里不敢出声，算是躲过一劫。

第三天，族人们依旧完好无伤地回来了。

“那个人类捉你们去做了什么？”萤小姐问回来的族人。

“就把我们放在绢囊里，我们都快吓傻了，好不容易才挨到天亮呢。”

就这样，连着好几天，小男孩每天都会来捕捉萤火虫，可因为耀夜族人有了防备，他可以捕捉的萤火虫越来越少，到最后，除了老弱病残的几只，基本没有什么收获，但即使这样，他每天早晨还是非常耐心地将前夜捉到的萤火虫放走。

“这个小男孩很奇怪，只捉不玩，也没将族人关起来。”萤小姐趴在草丛中，好奇心让她对远处挥舞捕虫网的小男孩十分感兴趣，于是当天夜里，她不顾族中长辈的警告，拿片树叶偷偷包住发亮的屁股，就跟随小男孩回了家。

夜色幽暗，小男孩的家在与河边有一段距离的一个破茅草屋里。

他的母亲早已在隔间睡下，小男孩则轻手轻脚地回到自己屋里，将绢囊小心翼翼地挂在墙上，然后拿出一本书，就着萤火之光，认真地看起来。

“啊？竟然只是用来看字读书？”萤小姐有些惊讶，也有点儿生气，“那干吗不用油灯，来抓我们族人？他知不知道我们这些小虫子都快吓死了！”

她四下一打量，很快就从这家徒四壁的环境猜出了缘由——难道是因为太穷买不起灯油？

萤小姐等了半夜，果然除了照明，小男孩并未再将族人们作为他用，于是好奇心得到满足，她打了个哈欠，准备打道回府。

“看不见了……”正准备走，却听到小男孩突然站起来，将装着萤火虫的绢囊摇了摇，“果然还是捉得太少了吗？”

萤小姐转过头，发现原来是绢囊中的族人早就倦怠，光亮微弱，而小男孩

似乎很懊恼，因为书上的字迹模糊不堪。

“这么捉下去，大概没几天就一只也捉不到了吧。”小男孩叹了口气，“白天要干活，晚上又没有灯，我的功课可怎么办……”

小男孩后面的话没说完便惊讶地愣住了，因为一只格外亮格外大的萤火虫飘飘忽忽地落在他的书角处，瞬间照亮他书本上原本模糊的字迹。

“好大的萤火虫！”小男孩很兴奋，小心翼翼地将书本摆正，发现这只大萤火虫并没有被惊走，于是他轻手轻脚地翻开书，继续看……

一个夏天很快就过去了。

秋风渐起时，耀夜族人开始减少活动，萤小姐却依旧坚持每天来到小男孩家给他照明，她开始知道很多有关他的事，比如他母亲喊他小胤，比如他家境贫寒幼年丧父，再比如他心地善良却总受人欺负……但是无论外界环境怎样变化，小男孩读书的热情却一直没有变过，萤小姐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去帮助一个毫不相干的人类，但是总觉得看着那小男孩认真读书的模样就会十分满足。

直到雪霜初降之日，从窗外飞进来的萤小姐“啪叽”一下滚落到小男孩的书本上，一人一虫才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一定是冻坏了吧。”小男孩捧着萤小姐，惊慌地哭了起来，“我真笨啊，即使虫儿你愿与我做朋友，也耐不住这冰天寒地，其他虫儿早就该冬眠的冬眠，该南迁的南迁，你却为了帮我读书独留在这里，若你死了，让我如何是好？”

萤小姐承认，虽然她讨厌书呆子，但是并不讨厌小胤这个书呆子，听他如此一本正经地说出这一席话，还是十分受用的，于是她在温暖的掌心里翻滚了几圈，重新落到书角，跳了两跳，表示自己还好。

小胤破涕为笑，用手指轻轻触了触她，萤小姐高兴地飞起来，绕着小胤转了转，小胤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跑到外屋去，不一会儿，提了一盏空的油灯回来。

“因为没有钱买油，这个一直是空着的。”小胤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但是这里面应该比外面要暖和很多。”



萤小姐围着这盏破旧的小油灯转了转，然后扇着翅膀钻了进去……

虽然安然度过霜降一劫，小胤大概也忘了那个半开玩笑的小插曲，萤小姐却知道那一跌绝不是开玩笑。

即将入冬，即使是她这有点儿修为的小精灵也耐不住酷寒，族中早有长辈警告过她：行善积累修为固然是好事，但是若继续前往，便只有冻死在路边的结果。

萤小姐很害怕。

有一天傍晚，她又准备飞往小胤家，可太阳还没落山，她的身体便开始僵硬了，她飞了几次都直愣愣地往地上坠，最后只能收了翅膀，快快地回到冬眠之地，而那一天，小胤守着空油灯直到天亮，也没有看到那只陪他读书的小萤火虫。

冬去春来，树木焕绿，虫儿鸟儿开始回到它们自由的天地，当傍晚小胤背着柴火回到家中看到那盏再次亮起的油灯时，他兴奋得一下子抱起油灯：“原来你没死，你回来了！”

萤小姐在油灯里快乐地跳起来，小胤也兴奋得手舞足蹈，明明是天差地远的两个物种，此刻却像可以互通心意的两个朋友一样，共享喜悦。

从此以后，即使天气变冷，小胤也不必担心萤火虫会死于寒冷了，而且霜降之日后，总是他十分洒脱地催促：“天气开始凉了，你早些避寒吧，我会在这里等你，我们明年见！”



【三】

一晃就是八年。

这一年大雪刚刚融化，萤小姐便从冬眠之地飞了出来，本来是直接奔着小茅草屋而去的，临近却发现小胤家门口围满了乡里的人，于是便小心翼翼地落到附近草丛中偷偷观望。

不一会儿，小胤穿着红色大袍，被几个穿彩衣的人敲锣打鼓地接走了，然后

便是乡亲们的赞美声——大抵就是些什么“状元及第”“光宗耀祖”之类的。

“哦，原来是当官去了。”萤小姐高兴地拍了拍翅膀，“小胤的愿望得以实现，一定高兴坏了吧，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他能回来，我得等等他。”

人群散去后，天真单纯的萤小姐飞入茅草屋，却看到昔日那盏小小的破油灯被混乱的众人撞翻，倒在桌角，她并不介意，围着它转了转，钻了进去，开始静静地守候。

独自等待的夜晚格外漫长，其实自从陪小胤读书之后，受小胤熏陶，萤小姐早就成了一只有文化的虫子，每天晚上小胤读书，她也会耐心地跟着瞧瞧那些张牙舞爪的大字，每每看到精彩处，小胤还会给萤小姐做些讲解，诸如君子当“赤胆忠心”“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之类的，每每这时，小胤的娘亲总会在隔壁一边咳嗽一边敲墙壁，嗔怪道：“你这孩子，怎么又一个人的胡言乱语，是不是读书又读魔怔了？”

这在别人看来的确不正常，但不知是不是一人一虫早就心有灵犀，小胤却毫不在意，似乎相信这只小小的萤火虫便是自己的知己，所以与其说萤小姐每晚是在无聊地给小胤照明，不如说其实是在志趣相投地伴读。

所以那样的夜晚萤小姐从来都觉得十分短暂和开心，可原来，一个人的夜晚这么孤独漫长啊……

一夜过去了，小胤并没有回来。

整个夏天过去了，小胤还是没有回来。

萤小姐每天傍晚都会飞进那盏翻倒的油灯里，最大限度地将屋子照亮，这在过去八年的时间里早已经形成了习惯，可是现在的每天早上，她却只能看着灰尘越积越多的屋子，失落地回到小河边。

“不会是出了什么事吧？要不为什么不回来？”

这个想法一冒出来，萤小姐就被自己吓了一跳，她赶紧跑到族中长辈那里占卜，那个占卜的婆婆说：“我无法占卜人类的命运，却知以你的根骨，再潜心修炼数年，必有所成，甚至会成为我耀夜一族的骄傲。”

“那小胤怎么办？若不知道他是否还好，我如何潜心修炼？”萤小姐听了



这样的预言，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

“既然如此，我便赠你一枚‘寻缘叶’，你去瞧他一眼好了。”

萤小姐这才高兴起来，依照族中秘术，她很快便用寻缘叶找到了小胤的气息。

黄瓦朱墙，广袖锦袍，黑纱头冠……

如今的小胤好看得差点儿让萤小姐认不出来，他埋头在一摞摞厚厚的书之间，拿着细细的毛笔一笔一画地写着什么，萤小姐躲在不远处的树上，看到小胤不仅安然无恙，还比之前胖了不少，高兴极了，她正思量着该如何和他相认，便见一个人从门口匆匆走进来，吓得她赶紧往树叶里藏了藏。

“车大人。”来人恭谨地跪在地上，“陛下命国子监三日内就要完成资料的整理工作。”

“三日……”小胤抬起头舒了口气，侧脸早已不见往日的稚气，“有劳公公了，在下定会完成陛下的托付。”

“陛下也知道这次很赶，车大人辛苦了。”

“为陛下效力，是下官的本分。”

两个人客套几句后，房间里又只剩下小胤一个人，他站起来看了看天色，叹了口气：“看来晚上又要熬夜了。”于是他抱起一摞书，匆匆离去。

萤小姐见小胤离开，急忙去追，可她是第一次出门，又是在这极尽繁华的都城，七拐八拐就跟丢了。

“若是没有我，他回去如何趁着夜色完成那繁重的任务？”

萤小姐急得满头大汗，重新使用秘术做指引，小心地躲避着拥堵的人群，终于再次寻到了小胤的行踪。

可是当她落在墙头遥望小胤的时候，她终于意识到，有些东西是回不到从前的——小胤的房间里足足有数十盏油灯和蜡烛，将他的房间照得灯火通明，周围有侍茶的少女，有垂手而立的用人，他们动作优雅，轻手轻脚，将小胤伺候得细致入微，他虽换了便服坐在窗边，模样又像从前那般，可神采奕奕的样子，却不再是那个河边捉虫的天真少年了……

他不再需要砍柴挑水，不再需要为油灯里永远不够的油而愁眉不展，更不再需要一只什么都不懂的小萤火虫陪他读书……

那一夜，萤小姐没有睡，在远处的树上陪着小胤直到天亮，同时，她也知道，这大概是陪伴小胤的最后一夜……

一晃五十年过去，当年弱小的萤小姐已经成为可以幻化成人形的妖精了。五十年的时光，她觉得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已经忘记了一名叫作小胤的人类。

既然有更加明亮的油灯烛火，谁还会要一只萤火虫微弱的光亮？

可以理解，可以忘记，是她一只小萤火虫见的世面太少而已，怪不得别人。

这件事若是到了这里便结束，可能萤小姐今日也不会出现在我家院门口，可是世间的情谊大抵没那么容易被淹没在世间的尘埃里，它们总会挣扎着让人不那么安生。

萤小姐可以化成人形的第二年，当时的朝廷开始出现动乱，没多久便狼烟四起，诸侯争霸。耀夜一族为了安全，决定搬迁到更加遥远安静的地方，临走前的最后一天，萤小姐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还是决定去小河边的茅草屋看一眼。

那个小茅草屋自然早就被岁月摧残得不像样子了，不但破旧不堪，还塌了半边，可萤小姐却在门上看到了破旧的封条，她隐隐有些不安，于是化了人形去往村子，最后辗转打听到一个消息——当年的小胤，后来的吏部尚书，早在三年前就死了。

“可惜了，我们村从没有过这样的大官呢。”那个干活的老农叹息道，“听说是因为谋逆事发自杀的，唉，我小时候还和他一起读过书，那种性子的人，怎么就谋逆了呢？”

然后老农一转头，却发现刚刚还在眼前的年轻姑娘不见了。

都城依旧如同当年一般繁华，可是五十年前小胤住的那座宅邸，如今却已经破败不堪，贴满封条。

萤小姐坐在破败的庭院里，大脑一片空白，五十年了，她虽然告诉自己已



经忘了当年的那个不大义气的小男孩，可是听说他死了，永不可能再见，突然就觉得心中缺了点儿什么……



【四】

“故事完了？”夕阳只剩下一个光秃秃的“头顶”，葡萄架下，视野已经不再清晰，可我却在不知不觉间，被萤小姐的故事吸引。

“人类薄情，我们精灵却长情。”萤小姐眉眼淡淡的，说话时显得楚楚可怜，“小胤死后，我总是念着当年的情谊，想找回那盏油灯做个念想，可是无论茅草屋还是尚书府，都没有找到一丝痕迹……我一直以为它被毁了，直到昨天……”

我惊讶道：“就是这盏小油灯？”

萤小姐点了点头，清秀的脸上露出一点儿感动：“是的，我没想到它会出现，小妹妹，把它还给我好不好？”

是夜，我坐在院子的台阶上看着不远处草丛里星星点点的萤火虫发呆，脑子里还是傍晚萤小姐说的那些稀奇古怪的事情——萤小姐真是人形的萤火虫精灵？爷爷仓库里的破油灯来自千年之前？我一分钱没要就把那盏小油灯给了她，是不是被骗了？

门打开，奶奶笑眯眯地递了一杯果汁给我：“今天有人来买那些宝贝吗？”

“当然，卖了一百多块呢。”我见奶奶神志清晰一些，立即接过果汁问道，“仓库里有盏小油灯，您知道吗？”

“小油灯？”

“大约这么大，边框是古铜色……”我一边比画一边问，“知道爷爷从哪里弄来的吗？”

奶奶认真地思考了一下，恍然大悟般捶了捶手心：“我知道！”

“奶奶，快给我说说，是不是什么古董宝贝？”

奶奶眯了眯眼，凑近我神秘兮兮道：“还真是个宝贝，我和你爷爷结婚的时候，那可是家里唯一照明的东西嘞！那个时候啊，你爷爷家里穷，我却是十里八村长得俊的姑娘……呵呵呵……经历了这么多事，我还是嫁给他这个傻小子了！”

我饶有兴致地听了半天，却发现奶奶已经离题十万八千里。我无奈地放下杯子走到院子里。

蹲在旁边的大黑狗突然站起来冲着门口狂吠了两声，紧接着一个少年讥讽的笑声响起：“哈哈哈，蠢死了……”

我循声望去，一个少年正坐在路边的香樟树上垂头看我，银白色的灯光透过茂盛的树叶洒在他的身上，他大半个身子都隐藏在阴影里，但嘴角的讥讽和幸灾乐祸的表情却扎眼得很。见我抬头，他从树上矫捷轻盈地跳了下来，然后双手插兜，从斑驳的树影里不紧不慢地走了出来。

合体修身的黑色套装，绣着金色花纹的立领和袖口，紫色的瞳仁，闪耀的金色长发，雌雄莫辨的一张脸，这少年美得不像样，但嘴角噙着的戏谑却让他看起来很欠揍。少年说：“本少爷叫金元，金元宝的金，金元宝的元，是来帮助愚蠢的你脱离苦海的。”

少爷？金元？脱离苦海？

这少年脑子有病吧！

我从对方惊人的相貌中回过神来，摇摇头，转身就要进屋，却听他在身后道：“本少爷真是替那件宝贝可惜，价值连城却被白送了人，啧啧，摊上你这样愚蠢的主人真是三生不幸。”

“价值连城的东西……你是指那盏小油灯？”

金元嘻嘻一笑：“你也不是蠢得无药可救嘛。”

“你你你……”我激动得语无伦次，“你认得那盏灯？那真是一件古董宝贝？”但是转而我就失落起来，“太晚了，灯已经被萤小姐拿走了。”

“那灯里寄居了思念体，她还会回来的。”

“思念体？那是什么？”